讲台留声,乡土润心

■ 谢绍恺

一日闲叙,身为教师的父母不约而同打趣,说我是他们当年教过的“差生”。

旁人听了难免诧异,其实这不过是家人间的笑谈——我并非顽劣,只是心思总恋着文字,数学功课跟不上。而我对乡土与文字的偏爱,源头正来自乡村讲台的这两束身影。

父母都曾是乡村教师,在米粮小学执教多年。年少的我跟着他们住在校园旁,日日伴着课室琅琅书声长大。那时候乡村读物匮乏,父母便四处搜罗各类书籍,摆在教室角落,做成孩子们课间的流动读物,让村里的孩子课后随手翻阅。放学之后,不少孩子不愿立刻回家,围坐在廊下读书,书页翻动的沙沙声,是我童年最熟悉的声响。

每逢周末或是寒暑假,父母仍要留校备课、整理课业,无暇时时照看我。彼时村里还未建起农家书屋,父亲便会把我带进学校小小的图书室,算是独属于我的一份优待。偌大的图书室静得只剩风响。旧木板钉成的书架上,书册厚薄参差,书页留着往届学生的折痕,封面卷边磨损,满屋漫着淡淡的旧纸气息。窗外田畴蝉鸣阵阵,我独自在书架间翻寻,一头扎进书里,常常一呆就是一整天。在油墨文字里漫游天地,是童年最自在的消遣。总要等到暮色漫进窗棂,母亲站在门外喊我回家吃饭,我才恋恋不舍合上书。挑好的书堆了厚厚一摞,凭我小小的身子根本捧不动,便由父亲小心捧着这一沓书本,陪我带回住处,留着慢慢读。

父母教授数学,擅长条理与推演,还先后执教过我的班级。可我偏偏钟情文字,数学成绩始终不见起色。这般反差,也成了往后一家人闲谈时的趣味话题。

黄昏来临,校园喧闹散去,他们坐在桌前批改作业,台灯的光漫过薄薄的作业本。他们教乡村孩童识字明理,也常常跟我讲,乡土之中藏着故事,平凡日子里自有书香。耳濡目染之间,一颗留心乡土、热爱文字的种子,悄然在心田生根。

多年以后,我重返米粮驻村,踏遍圩街巷陌,落笔记录乡野风物。写老圩的晨昏,写老树的流年,写故土烟火滋味。走访乡间书屋,看见乡亲们捧书阅读的模样,总会想起多年前米粮小学廊下读书的孩童,想起图书室里独自翻书的自己。

行走之间方才恍然,今日愿意俯身读懂这片土地,根源便是当年米粮小学的讲台,是父母留给我的那份温润底色。昔日他们以讲台播撒书香;如今我以笔墨记录乡土,文字便是我的讲台。

讲台虽小,乡土留声。

书香未改,初心长驻。

修补地球

■ 王侏晓

车水马龙的公路上,示警筒以教科书的严谨,摆设出一个安全作业区域,围着急需修补的坑槽。

首先,机械班专业的切割机飞快转动刀片,围着坑槽,拉大距离,从东南西北咬出四条线槽,切割出一方四方形的凝重。

接着,高喊“突、突、突”口号的炮锤,坚定地撞击四方形里的路面,像医生用手术刀清除伤口周边腐肉般,一点也不怕撞痛了坑槽。

头戴草帽的养护工,一边顶着阳光的热烈,一边让铁铲与扫帚齐动手,帮忙清理坑槽里的碎石或沥青硬块。当然,还有滋生在公路上的病害,以及思想上的尘埃。

那个大个子极力地,给吃饱了汽油的吹风机打气,将马力加到最大,让扁扁的风嘴对着坑槽的尘沙,吹呀吹,一丝不苟地吹出一个洁净的创面。

在现场的人都知道,等到往创面上淋盖一层薄薄的沥青油后,就可以将搅拌好的沥青、砂石混合物,往扩大了数倍的坑槽填充。这是公路上修补地球最起码的步骤。

然后,小型压路机上阵,重重地,紧压坑槽,不停震动,隆重地将混合物反复震压,震压出坚实的思想。

很快地,针对公路的一个小手术完成了,又一个发出警告的坑槽宣告被修补好。所有人迅速有序撤离现场,开放公路上奔流的血管,让公路再归于公路。

看上去,修补过的公路像长出了一方平整的新肉,又像母亲衣服上洁净的补丁,不但消除了隐患,也保障了车轮的顺畅。

紧接着,养护工们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待修补的公路坑槽。

是的,他们开设了一个修补地球的诊所,每天以生命为炮锤,切割有坑槽的春夏秋冬,用压路机压实责任,用时间与汗水搅拌坑槽填充物,修补等待着修补的公路,抚平车轮上的每一个颤抖,延伸公路上的岁月平安。



月晖 萱禾 摄

俊庐感兴吟

■ 陈俊秀

七绝·雨竹

斜穿雨线叶悬珠,
根际笋芽初露躯。
响籁声声如有律,
洒然涤节故尘无。

七绝·走云道

环绕名园赏艺雕,
步登云道意逍遥。
横跨麓景舒眸迥,
绿拥诗心过凤桥。

五律·即景

独行林下路,
心静自然催。
白鹭河边立,
红莲坝外开。
蝶摇花翅影,
柳拂石阶苔。
观钓凭栏伫,
吟眸不惹埃。

五律·野绿豆

岂涉耕耘事?
萌芽在野丘 。
叶遮藤向隐,
花谢荚添稠。
守朴仁传继,
应时根放收。
衍生浓淡绿,
茂盛共春秋。

七律·远地遐思

心驰疑觉梓花香,
鉴水龙行在近旁。
玉井镜池前野阔,
竹蹊松磴后峰良。
安谐万类弥嘉意,
真善四围延锦章。
梦见丹山灵凤起,
轩门拥暖赖天阳。

七律·珠岸观潮

风催放眼随云渡,
遥对八门叠叠波。
舟入溟洋征海角,
车穿路脉状天梭。
千鸥飞绕泓澄水,
万鲤游旋深浅涡。
浩荡珠潮映高塔,
临江漫步发吟哦。

七律·正月岭南

新元天唤物昭苏,
地展岭南正月图。
晓鸟清音风扩散,
春藤碧叶雨滋濡。
身临花海如迷锦,
目赏篁山似醉竽。
总冀园中蔬果盛,
紫云盖顶拱规模。

忆秦娥·梦觉

鸣蛩歇,更残梦见翩然蝶。翩然蝶。宝光云塔,观山弓月。

朝来镜里眉添雪,世无回转韶华说。韶华说。外欢时暂,心宁久悦。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

小说连载 16

晚归

■ 叶进雄

下午的阳光不太热,不刺眼,落在身上暖洋洋的。

街上人来人往,比傍晚冷清的样子热闹很多。街边的小店开得热闹,糖炒栗子的香味飘得整条街都是,路边小摊摆着烤红薯和糖葫芦,满满的烟火气。

来往的路人步履从容,没有早晚高峰的慌张紧绷。深秋的午后,连城市的节奏都慢了下来。

林依依沿着人行道慢慢走,手里拎着文件袋,嘴里哼着曲子。

她很喜欢这种短暂外出办公的时刻。不用对着电脑屏幕,不用盯着密密麻麻的表格。走在阳光下吹着风,简简单单放空一会,特别解压。

对接点位离写字楼不算远,步行十几分钟就能到。

办完核验手续,材料顺利交接完毕,事情办得很利索。

时间还早,离下班还有半个多小时。她不想立刻回办公室坐着,干脆慢悠悠沿着街道散步,打算晃到下班时间再回去。

阳光穿过梧桐枝叶的缝隙,在地面投下斑驳晃动的光影。风轻轻扫过树梢,黄叶一片片打着旋往下飘,落在人行道上。

整条街安安静静。

转过街角的时候,她视线无意间一扫,立刻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吴俊轩就站在街边的商铺门口。

他身上穿着深色衬衣,袖口整整齐齐挽到小臂,外套随意搭在胳膊上。手里拿着工作记录本和便携文件夹,正站在路边和小店老板沟通点位核查的事情。

应该是日常外勤巡检,对接街区商铺的备案信息。

他站姿挺拔端正,态度平和有礼,说话语速平稳耐心。没有半点公职人员的严肃架子,也没有敷衍应付的潦草。

哪怕是对接普通小店商户,依旧认真细致,句句稳妥到位。

林依依下意识放慢脚步,远远地站在路边,没有上前打扰。

她就安静地看着,看着他认真工作的样子,心里很平静。

之前几次遇见,要么是赶路擦肩,要么是傍晚闲聊、雨天偶遇。她很少看到他工作状态的模样。

这一刻她才算真正看到,他私下待人随和,工作里却格外严谨。

待人随和是本性,做事稳妥是责任。

大概几十秒的时间,简单的对接沟通就结束了。小店老板笑着点头示意,吴俊轩合上记录本,低头整理了一下手里的资料。

他下意识抬眼看向街道,视线扫过来,精准落在林依依身上。

四目相对的瞬间,他眼底先是一点轻微的诧异,紧接着自然而然漾开笑意。没有生疏,没有尴尬,只有反复偶遇沉淀下来的熟稔和默契。

他抬手轻轻打了个招呼。

林依依也弯起嘴角,慢慢走了过去。

“这么巧。”吴俊轩先开口,语气随和自然。

“嗯,过来送点工作材料,刚办完。”林依依轻轻晃了晃手里的空文件袋。

“我还以为你只在写字楼和政务区那片活动。”吴俊轩轻笑一声。

“偶尔也要出来跑外勤。”林依依回道,“我们内勤隔段时间就要对接街区材料。”

这句话刚好把两个人的工作关联彻底说通。

吴俊轩听清楚,顺势点头。

“难怪总能碰到,咱们对接的本来就是同一个片区。”

这下所有频繁偶遇的谜团,彻底解开。

不是命运强行安排的巧合,是他们本来就身处同一片工作圈层,负责同一片区域的对接事务。日常动线重合,碰见的概率本来就很大。

只是以前林依依常年待在办公室,很少外出。最近偶尔外勤走动,碰面次数才越来越多。

想通这些,林依依心里更稳了。

他们不是毫无交集的陌生人。两个人的工作领域贴合、负责片区一致、作息时间相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算是半个同圈子的人。

缘分从来不是凭空而来。

“今天天气真好。”吴俊轩抬眼看向头顶的阳光,语气很放松,“最近几天的深秋午后,这片街区看着格外敞亮。”

“确实。”林依依顺着他的目光看向前方,“树叶黄了大半,整条街看着开阔不少。”

风轻轻吹过来,几片黄叶慢悠悠落在两人脚边。

午后阳光正好,四周安静闲适,偶尔有车辆缓缓驶过,人声轻轻浅浅,氛围舒服得恰到好处。

两个人就站在街边随意闲谈,话题全是日常琐碎。

聊最近降温的天气,聊街边新开的小店,聊片区上下班高峰期的堵车路段,聊各自平时的工作内容。

林依依简单说了自己的内勤工作。每天整理资料、归档报表、对接窗口,琐碎但安稳,不用奔波出差。

吴俊轩也简单提了几句自己的工作。之前轮岗到处跑,节奏快压力大。调岗到这边之后稳定很多,主要负责街区核查、商户备案、外勤对接,事情细碎但不用连夜加班。